

三字經 百家姓 千字文

〔宋〕王應麟等著
吳蒙標點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字经·百家姓·千字文 / (宋) 王应麟等著; 吴
蒙标点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9
(国学典藏)
ISBN 978-7-5325-8532-8

I. ①三… II. ①王… ②吴… III. ①古汉语—启蒙
读物 IV. ①H194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69737 号

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

[宋] 王应麟 等著

吴 蒙 标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.125 插页 5 字数 114,000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8532-8

G·662 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 言

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是三种旧时流行的蒙学读物，习称“三、百、千”。

《三字经》的作者，明清人多指为南宋名儒王应麟，也有宋人区适、明人黎贞等说，但都是出于传闻，并无实在的证据。《三字经》中说：“为学者，必有初，《小学》终，至《四书》。”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后，获得全面的尊崇和推行，已是进入元代的事。而《三字经》又有鼓励仕进的内容，故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，规定考试程式中《四书》用朱氏集注之后。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《启蒙初诵》，起首为：“天地性，人为贵，无不善。”以下还有“性相近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长幼序”等语，很像是《三字经》的先河。说明《三字经》从雏形到更定，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。今本《三字经》还有对明清历史的简述，则是历代增补的结果。

《百家姓》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《三字经》。陆游《秋日郊居》诗“授罢村书闭门睡”句下自注：“《杂字》、《百家姓》之类谓之村书。”南宋学者王明清还对《百家姓》进行考证，认为赵指赵宋，钱指吴越，孙为钱俶正妃，李为南唐李氏，周、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，故“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”（《玉照新志》）。我们看百家姓所收哈、爱等姓，都是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，可知王氏所言不为无据。吴越钱氏在宋太祖开国后即入贡，至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率土归降（时李氏新亡不久），《百家姓》可能即成于这一时期。

“三、百、千”中唯一可知作者与撰作时期的是《千字文》，系南朝梁散骑侍郎、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。它的撰作，相传还有一段故事：

梁武教诸王书，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，每字片纸，杂碎无序。武帝召兴嗣谓曰：“卿有才思，为我韵之。”

兴嗣一夕编缀进上，鬓发皆白。（唐李绰《尚书故实》）

《千字文》中，除了“潔”字两见外，其余都无重复。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，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韵文，而且对仗工整，条理贯穿，文采斐然，确实令人称绝。难怪它风行历久，以至其字序被广泛用作坊里屋舍、簿册卷宗的编号。

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，“三、百、千”各有所长：《三字经》言简意赅，内容丰富；《百家姓》常见常用，便于记诵；《千字文》构思巧妙，宛转有致。而一旦配合使用，又三位一体，相辅相成，所谓“读《三字经》，以习见闻；《百家姓》，以便日用；《千字文》，亦有义理”（明吕坤《社学要略》）。所以千百年来，家弦户诵，几于无人不晓。历代以来，“三、百、千”的改续本、仿写本，不下百余种，有的还是用方言、满蒙文字以至日语、梵语所写成；同时，各种释音、释义的注解本也层出不穷。“三、百、千”的广泛影响，可见一斑。

本书所辑入者计有：

一、《三字经注解备要》 原署“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，岳门朗轩氏校正，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，上元紫巢氏重较”，似成于清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。注者以“袖里《通鉴纲目》”自许，而行文多有掇摭黄继善《史学提要》之处。对名物的解释更是诸家杂糅，且时见窳误、脱漏，反映出西学东渐时期蒙书守旧陋闻的一面。

二、《重订三字经》 章太炎订定。这是章氏以提倡“国粹”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之一，但弁首的《题辞》对《三字经》作了较为全

面和公允的评价,所进行的修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对《三字经》的新要求,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三、《百家姓》 依康熙《御制百家姓》例,保留了有关姓氏的郡望。郡望为望族的郡属,起于魏晋,门阀士庶观念影响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,存之可备检索。

四、《千字文释义》 原署“汪啸尹先生纂辑 孙谦益先生参注”。褚人获《坚瓠补集》卷二记载毛纶(声山)六十岁时汪啸尹有祝嘏诗,可知汪为清初时人。然《千字文》已经编定,又何需清人“纂辑”? 观“啸尹”为字号,而“谦益”更像实名,并存不伦。因疑此孙谦益或即曾为《欧阳修集》作解的宋代注家,汪氏所纂辑者当为宋人所作的《释义》。从隋代起即出现了《千字文》的种种释本,以此书为较胜。当然,其注释也未能尽脱腐儒的窠臼。

“三、百、千”是迄今完整保存的产生最早、使用最久、影响范围最广的蒙书。自从它们出现后,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。“三、百、千”的这种稳定性和适应性,固然由它的形式与思想内容所决定,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惰性。一方面,介绍三种传统的启蒙读物,另一方面,为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一份参考资料,这便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目的。

目 录

前言 / 1

三字经 / 1

三字经注解备要 / 3

重订三字经 / 67

百家姓 / 81

百家姓 / 83

千字文 / 89

千字文释义 / 91

三字经

叙

天地名物之大，古今事迹之广，得之散见者繁而难，获之类聚者简以易。宋儒王伯厚先生《三字经》一出，海内海子弟之发蒙者，咸珍若球刀。然幼年童稚，不过仅习其文而已，不知此书即一部袖里《通鉴纲目》也。王晋升先生虽有注解，未窥全豹；认庵柏先生更加增补，亦嫌疏漏。道光庚戌春，余适锦城，偶得衡阳贺兴思先生编辑注解俗讲一书。翻阅未竟，不禁欣然曰：“此诚古今奇观也！”询其从来，乃自京师中带回抄本，惜哉未传剞劂，不能遍海内而有之。自予抄获此书，都心向往焉。已而请贷抄誊数次，至秋乃获。越数日，始竣。奈仓忙中，原本之内多有舛讹，未暇更正；且于帝王一节，诸僭伪国亦未全载。不时披览，于余心终觉歉然。兹于馆课之暇，重加订补，与原本稍为详细。奈予年五旬有二，目力就衰，字迹虽非模糊，而点画歪斜可耻。越月抄成，世之欲观古今者，玩其词，习其义，天人性命之微，地理山水之奇，历代帝王之统绪，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，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、自贱而贵，缕晰详明，瞭如指掌。是散见于诸子百家之中者，而以一帙聚之，则此书注解，不惟好古博经者资其便于睹记，而寻章摘句之后生小子，亦得以广其见闻焉。余不揣荒陋，抄竣，爰叙始末，以弁诸首云。

三字经注解备要

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
注 “人”，泛指众人也。“初”，是有生之初。“性”，是性理之性，与下性情“性”字不同。此两句，乃立教之初，发端之始也。盖天以阴阳五行，化生万物，气以成形，而理即赋焉。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。孤阴则不生，独阳则不长，故天地配以阴阳。男以女为室，女以男为家，故人生偶以夫妇。阴阳合而后雨泽降，夫妇合而后家道成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为天，属阳；坤为地，属阴。父为天，气禀乾道，属阳；母为地，气禀坤道，属阴。天覆乎上，地载乎下，合成卦体，乃《乾》健《坤》顺也。天以阳气下降，地以阴气上升，阴阳交会，云雨施行，然后万物化生。此以天道言之也。以人道言之，男以阳气下降，女以阴气上升，阴阳交会，云雨施行，父精母血，成其胎元。待等胎元以满月，逮当生出其母胎，是男是女，称之曰人。天之所生谓之人，天之所赋谓之性，秉懿之良谓之善。人之初出母胎，“呱”的一声，此时节性即命焉，故曰天命之谓性。人物之生，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，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。性者，理也。在天为元亨利贞，在人为仁义礼智。元亨利贞，天道之常；仁义礼智，人性之良。藏于心，则为性；发于事，则为情。心也，性也，天也，皆一理也：自理而言谓之天，自禀受而言谓之性，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。心如谷种，而性从心生，又从心灭。心者人之神灵，乃虚灵不昧，而为万物之灵，所以聚众理而应万事者也。性则心所具之理，而天又理之所自出者也。天赋之性，浑然至善，纯乎天理，未尝有恶。性乃心之所发：发于恻怛之心，仁也，皆自是此性；发于羞恶之心，义也，皆自是此性；发于恭敬之心，礼也，皆自是此性；发于是非之心，智也，皆自是此性。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，性也；恻怛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四者，情也。故曰

藏之于心则为性，发之于事则为情。情随事迁，性静情逸。性之本善，人所固有。性道虽同，而气禀或异。气有清浊，禀其气之清者则为贤，禀其气之浊者则为愚。故有过不及之差，而人之贤否善恶，从此分也。

性相近，习相远。

注 前“性”字性理之性，此“性”字性情之性。“近”，相去不远。“习”，幼习也。“远”，相去太远。凡识之明者为智，暗者为愚；循乎理者为贤，徇乎欲者为不肖。则智愚贤不肖之人，自有生之初，天赋以仁义礼智之性，人人皆有，个个同得；虽有贤否善恶之气质不同，而在幼年时则相去不远。及其长也，知识渐开，世情已晓。或为物欲所蔽，或为七情所染，或因贪嗔痴爱以丧其心，或因酒色财气以失其德，而放旷为非，遂无所不至矣。在有生之初，天所赋以仁义礼智之性，至于尽没，或为不忠不孝，或做无廉无耻，岂有仁义之心哉？况心如明镜一样，本体原自光明。而一旦尘埃污垢，闭了光明，乃失其本体，丧其真矣。故曰性从心生，又从心灭。若论修心养性，在各人操存省察，而学习之不同也。操之则存，舍之则亡。习于善者，思其所善，行其所善，自然日进于高明，则为贤、为智、为君子；习于恶者，思其所恶，行其所恶，自然日流于污下，则为愚、为不肖、为小人。故君子为善，惟日不足；小人为不善，亦惟日不足。所以孔子有云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

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

注 “苟”，是苟且。“性”，是性情。“迁”，是迁流往下。“教”，是训诲。“专”，是专心致志。凡为人家父母，养子贵有善养，而尤贵有善教也。若是苟且由他而不教训，则所行所为都由他性情，胡为乱作，自然日流污下，而迁流为愚、为庸、为下贱矣。所以妊子则有胎教之法。胎教之道，总在一个正字。凡母之正者，而生子自然无不正也。古者妇人在平居之时，凡举止动静、进退出入，无一不由于正，况在怀妊之时乎？若有

怀妊在身，当睡不敢以侧其体，当坐不敢以偏其身，当立不敢以偏伸一足，其凡起居之正如此。至于日间吃饮食茶饭，亦未尝不由其正。或烹饪不调、刀匕不正、名号不端，一切邪味之物，从不敢乱吃，此饮食之常出于正者如此。若夫视听，尤宜谨焉：目不视邪色，视必以正；耳不听淫声，听必以正。此日间视听所交，固不敢失其正矣。至于夜，物交既息，志气清明，则使瞽者诵诗以养其性情，感发其志气。所见所闻，无不归于正者如此。古者妇人胎教之法，而事事都归于正，是子未生之前先教以正也，岂有不正者乎？言其体貌，则形容端正，而外无不正矣；言其德性，则才能过人，而内无不正矣。盖教子于既生之后，不如教子于未生之初，所以生时形容端正，才过平常之人者远矣。此言妇人怀妊之正，时乃形生神发之初，感于母气之正者，则为善为美，感于母气之邪者，则为恶为不美者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自古胎教之法，凡为妇女母氏者，不可不知也。子于乳养之后而能食，教以用箸，男女均教以右手，顺手之便也。子能言，勿使娇声，男子教以应之速为唯，女子教以应之缓为俞。有了六岁，教以一、十、百、万之数，与东、西、南、北之方，将以易晓之事，教之以开其知识也。到了七岁，男女不许共席而坐、共器而饮，固要教之宜早也。若至八岁，小学之时也，则有事师事长之道。凡出入门户、即席中、饮食茶饭，必在长者之后；而教以逊让之道，自此始也。凡出入后长者，行之让也；即席后长者，坐之让也；饮食后长者，食之让也。若有九岁，则教之以朔望六甲之日，而天时阴阳之道，从可知矣。从师读书，皆为父母之教勿倦也。

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

注 “孟母”，孟夫之母也。孟子姓孟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邹人也。父激公宜，母仉氏，乃三家孟孙之后。“择”，选择也。“邻”，邻舍也。“处”，居处也。“子”，即孟子。“不学”，是不学读书。“杼”，是机之梭也。此引古之贤母教子以成其大名也。昔孟子少时父早丧，母仉氏守节，居住之所近于墓，孟子学为丧葬躃踊痛哭之事。母曰：“此非所以居子也。”

乃去，舍市。近于屠，孟子学为买卖宰杀之事。母又曰：“亦非所以居子也。”继而迁于学宫之傍。每月朔望，官员入文庙行礼拜跪，揖让进退，孟子见了，一一习记。孟母曰：“此真可以居子也。”遂居于此。此乃三迁之教，教子以成其大儒也。又孟子少时，问东家杀猪何为，其母戏曰：“欲啖汝也。”既而悔曰：“吾闻古之妇女，尚有胎教之法；今子方才有知识之时，正天理人欲之界，圣狂由此分途，而我以戏言诳之，是启之以不诚实也。”乃向东家买肉以食之。其母正是戒欺求信之教也。及其既长，从学于子思之门。一日厌倦回来，其母正在机房，一见即怒，割断其机。孟子惶恐，跪问其故。母责之曰：“子之所学，犹如我之织机一般，累丝成寸，累寸成尺，成丈成匹，才为有用之物。今子所学，必要加累年累月之功，无分昼夜，方有进益。尔今懒学厌倦，乃自弃其功也。我断机，亦如汝自弃其功也。”孟子复去子思之门，发愤笃志，朝夕勤学，遂成大儒。若非孟母三迁教道之功，何克有成至此哉！

窦燕山，有义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

注 窦禹钧，北京幽州人也，因其地名属燕，故名燕山。“义方”，是有义方之训。“五子”，是所生有五子：长曰仪，次曰俨，三曰侃，四曰僾，五曰僖。“名”，是姓名。“扬”，是显亲扬名。此引古之贤父教子以成其大名也。按禹钧系五代后晋时人，家道极富；但为人最不公平，心术不好，专用大斗小秤，轻出重入，明瞒暗骗，势压贫贱。灭了天理，昧心行事，三十无子。忽然一夜，其父送梦，对禹钧曰：“汝心术不好，心德不端，恶名张注天曹，日后无子，兼且无寿。速要悔过迁善，大积阴德，广行方便，庶几挽回天意，改过呈祥。”禹钧醒来，将父亲梦中之言，一一谨记在心，从前之恶，毫不敢为。一日在客店中，捡了一缠袋银子，等候一日，事主寻到此处，钧将银子仍退原主。地方或有贫苦人家，有女不能出嫁者，将银与他，买备妆资，以嫁于人，使内无怨女之悲；有子不能娶者，亦与银两，助他成配，使外无旷夫之苦。家中又设立义馆，延请明师教训，有家贫不能送子者，即在馆去读书，代与学钱。周济贫寒，刻己利人，广行方

便，大积阴德。忽一夕，又梦父亲曰：“尔今阴功浩大，善名张注天曹，后有五子，齐登科甲，尔寿添八十九岁。”禹钧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于是修身积德，更加殷勤。后果生五子，娶亲成配。家庭之礼，俨如君臣；内外之礼，俨如宫禁。男不乱入，女不乱出，男务耕读，女勤绩纺，和睦雍熙，孝顺满门，故曰义方之训。教子成才，又兼有阴功浩大之德，自然弥昌，子孙发达。故此五子联科之时，有侍郎冯道赠诗一首云：“燕山窦十郎，教子以义方。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”

按：仪，礼部尚书，俨，礼部侍郎，皆授翰林学士。侃，补阙。偁，谏大夫，参大政。僖，起居郎。

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

注 上“教”字是为父之教，下“教”字是为师之教。“过”，罪过也。“严”，善教之方也。“师”，是先生。“惰”，是怠惰。人之父母养子成童，有七八岁时，必要送他读书，学习礼仪。欲高门第须为善，要好儿孙在读书。富不读书，纵有黄金身不富；贫能守己，虽无荣耀也增光。父母养子，若不送读书，乃父母之过也。倘送书馆，教道不严，是师怠惰之过也。内有贤父兄，外有贤师友，子弟犹有不得成材者，未之有也。

子不学，非所宜。幼不学，老何为！

注 “子”，是为人之子。“不学”，是不肯读书。“非所宜”，是不宜应如此。“幼”，是黑发年少之时。“老”，是白发衰迈之时。“何为”，言不能行也。上是责父师之过，此是勉人子之学。为人子者，若终日不学，自然痴蠢愚庸。入而在家，则事亲事长而不知孝弟之道；出而在外，则交朋处友而不知周旋之礼。又道自学者，则庶民之子为公卿；不学者，则公卿之子为庶民。学者如禾如稻，不学者如蒿如草。如禾如稻兮，乃国家之栋梁，世之大宝；如蒿如草兮，乃耕者憎嫌，商者烦恼。他日面墙，悔之已晚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呜呼老矣，是谁之愆？诗云：“三更灯火五更

鸡，正是男儿立志时。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头方悔读书迟。”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

注 “玉”，是美玉。“琢”，是琢磨。“器”，是器皿。“义”，是理义。世有美玉如此，必要玉工琢磨，方才成得一件美器。若不去磨，是一块死玉，何足为贵？譬如人生少年之时，又有资质天性之美，必要读书向学，通达古今，明知义理，方成得有用之材，乃为可贵耳。倘终日闲游，自暴自弃，不肯勤学，则古今之事变、万物之消息，一毫不通，焉能知其义？故人少年为学之事，固不可缓，尤不可忽也。

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

注 “子”，是人之子弟。“少时”，是年少之时也。“亲”，近也。“师”，先生也。“友”，朋友也。“习”，学习也。“礼”者，天理之节文也。“仪”者，人事之法则也。此言为子弟之道，当少年之时，宜亲近明师，结交贤友，讲习礼节仪文之事、爱亲敬长之道、进退应对之节、进德修业之途，以为身之本也。

香九龄，能温席，孝于亲，所当执。

注 “龄”者，岁也。“温”者，暖也。“席”者，睡的席子也。“亲”，指父母。“执”者，持也。百行之首，以孝为先。昔汉时黄香，江夏人也，年方九岁，晓得事亲之理。每当夏日炎热之时，则扇父母帷帐，使枕席清凉，蚊蚋远避，以待亲之安寝；至于冬日严寒，则以身温暖其亲之衾裯枕席，以待亲之暖卧。于是名播京师，号曰“天下无双，江夏黄童”。故《二十四孝》中，“黄香扇枕”乃一孝也。凡为人子者事奉父母，当念三年乳哺之劳，十月怀胎之苦，宜以古人为法。此昏定晨省、冬温夏清之礼，所当执而行之，以尽为人子之道可也。

融四岁，能让梨，弟于长，宜先知。

注 敦伦笃谊，友恭为重，兄弟之义，幼学所宜知也。汉时孔融，鲁国人也，孔子第三十二代嗣孙。年甫四岁，便晓得逊让之礼。一日有邻人送一筐梨，诸兄将大的选去，融在旁，从容取一小梨。众人曰：“你如何不取大的？”融对曰：“诸兄年长，正宜用其大的。我乃弟辈，年纪尚且幼小，焉能犯上而取僭越之罪也。”后为北海太守，其性宽容好士，尝曰：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焉。”今观孔融行年四岁，且知逊让之礼如此。凡为人弟者处手足之情，切莫因小忿而失大义，勿争长短以伤和睦。执其天性之美，笃其孝顺之情，当以孔融为法，要先知此逊让之礼也。

首孝弟，次见闻，知某数，识某文。

注 “首”，是头也。“孝”者，孝于亲也。“弟”者，弟于长也。“次”，是次一等。“见”，是眼见。“闻”，是耳闻。“数”，是数目。“文”，是文理。人生急当首务者，莫大于孝弟，故人事亲事长，必要尽其孝弟。孝弟乃一件大事。其次一等，多见天下之事，以广其所知；多闻古今之理，以广其所学。知十百千万之数为某数，识古今圣贤之事为某文也。

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

注 “一”者，数之始。“十”者，数之终。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属阳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属阴。混沌未判、天地未开之时，太极之元气三为一，而天地人之三才，悉在太极图中。太极者，谓天地未分之前，元气混而为一。一者数之始，是天地阴阳之始，从太极图中之一而始分之也。故伏羲画卦之时，先画一点属阳，后画一横属阴。是此一字者，乃一阴一阳，而效太极初判，取其阴阳之义也。而十字者，一横以按东西，一直以按南北，是此十字者，乃东西南北之义实按其中矣。十十曰百，十百曰千，十千曰万，十万曰亿，十亿曰兆。上古之世，有一人名隶首，始作算之法；后至周公，始成九章之法，乃九九八十一之数也。九九八十一数之算法，是周公

所制，以教天下后世之人，因之列为六艺之文。而十数目者，始起于《河图》。上古之世，无文字之时，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中。伏羲观之，始画八卦。先画一点，其象属阳；后画一横，其象属阴。故今写“一”字一点一画者，乃取阴阳之义也。后至轩辕黄帝，将伏羲所画一卦者加一画以配之，即《乾》三连，《坤》六断，《离》中虚，《坎》中满，《震》仰盂，《艮》覆碗，《兑》上缺，《巽》下断：此八卦之体，又从轩辕氏所画而成。是伏羲画卦，在于无文字之先；苍颉制字，在于有文字之后。伏羲画卦，观《河图》有五十五阴阳点子，始知其义：二、七居上，一、六居下，三、八居左，四、九居右，五、十居中。又《易经·系辞》论《河图》云：“天一，地二，天三，地四，天五，地六，天七，地八，天九，地十。”“天数五，地数五。”天数二十五，地数三十，天地之数共五十五矣。一而十之数始于《河图》，本乎此也。后之学者，不可不知也。

三才者，天、地、人。三光者，日、月、星。

注 “三才”，乃天才、地才、人才也。“三光”，乃日光、月光、星光也。两个“者”字，前“者”字指三才也，后“者”字指三光也。写“三”字，三画宜要一般长：上一画法天，取无覆乎上之义；后一画法地，取地载乎下之义；中一画法人，取人居其中之义。初伏羲画卦之时，先横一画以定之。按阳数之始，法太极之道，立于一；然后造分天地，化生万物。“三”字先画一画效阳数，次写二画效阴数，此“三”字者，一阳而合二阴也。乾坤未判、天地未开之初，名曰混沌之世。此时无有日月天地、风云雷雨、山川草木、飞禽走兽以及鱼鳖昆虫。且日月未明，阴阳未分，天地之体，合而为一，清浊不分，昏昏蒙蒙，故曰混沌。混沌者，乃无极也。无极不分阴阳；无极而生太极，始分阴阳。太极之元气，动者属阳，动极则静；静者属阴，静极而动。阴动生阳，阳静为阴，一动一静，始分阴阳，天地开辟，乾坤定矣。天开于子，轻清之气，一万八百年上浮而为天，天之精华凝结而为日月星辰。地辟于丑，重浊之气，一万八百年凝结而为地，地之精华融结而为山川河岳。轻清之气为天，重浊之气为地，清浊混者为人。乾道